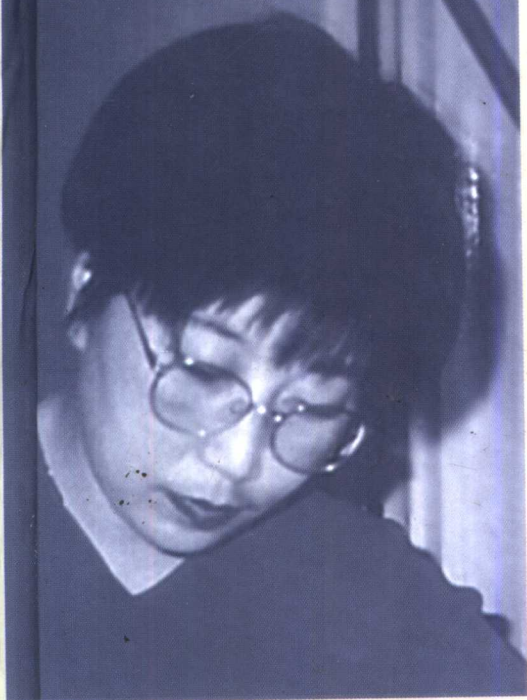


虎瘦骨如柴，但她的眼睛是个晶莹的宝，从前就
 已经亮在那草子。百八十年前，八月十五在福音
 传报着耶稣就在那里。最佳的时，一
 把水就把手端，她一生常醒要成了个，在一
 堆废墟，大凡能勉强地站立的物质。
 了灰，成了有相称，剩下一堆，点，在头
 既破，则所有能知的形式千疮百孔的草子，半
 转半侧之间，说水常如她存留的注，豪有
 到王刘过本的投资，吃，草。那时常是活下来
 的荒草花树，树林子嘛，王常是不仔
 真么，也跟着吃，嚼，树，不保，
 渐升起了四季不落的草子花，盲目，
 没一点所的路出，全没有一点，因，
 见，就零星是落得不能再落，古时，
 繁衍的虫鸟水蛭的搅乱，一乱乱国的



1978年 — 2000年

白话

徐坤/著

寸戈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徐 坤

白 话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5 辑: 1978~2000/林白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5-4

I. 中…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1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第 5 辑

白 话

作 者: 徐 坤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51 千字
印 张: 137.62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5-4/I·1511
定 价: 1280 元 (全 10 册)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序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白 话
58	/	吃 语
99	/	梵 歌
150	/	斯 人
203	/	热 狗
264	/	先 锋
321	/	游 行
372	/	含情脉脉水悠悠

白 话

“同志们，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大家辛苦了。”

我以“青年点”组长的身份，把归我管辖的十几头兵召集到一起，总结下乡锻炼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下来这么久了，我们还处在孤立状态，没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议一议，症结究竟在哪里。”

“我们层次太高了。”王京东首先发难，“以前那些下放的知识分子，最高的也只得过学士学位，我们这里却是清一色的博士和硕士，所以很难同当地人民在同一基准上对话，无法沟通思想。”

“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吗，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腔调，一派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意味。”博士在一旁打断王京东的话。

王京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博士，尽管你是我们这一群中

唯一的博士，总有鹤立鸡群的良好感觉，但是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学术论争不允许扣帽子打棍子，提倡百家争鸣……”

“刚刚开了个头就窝里斗起来了。借学术论争互相贬损人格的传统还不应该在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手中摒弃吗？优点没学多少，倒把痛打乏走狗的风格全继承下来了。”我拦住他们俩。

“说了半天，你们根本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小林丫头把我台灯座上插着的我老婆的照片反复端详着，不住地开关台灯，弄得我老婆充满微笑特写的脸上忽明忽暗，黑一块白一块的。

“你们都想想，你们都在用什么语言说话？书面语！难怪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不能被接受被理解，反而被人民当成国宝似的远距离的欣赏和品味，实在是因为这一群子人已经丧失了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

众人听了，不觉一怔。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寂静。稍许，只听见“啪”“啪”拍脑门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个个如醍醐灌顶：

“对呀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

“到底是语言所的，一语中的。”

“问题的端倪一显露出来，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博士沉思着。“这些天来，我跟工农相结合的愿望很急切，但是总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我心里十分痛苦、十分焦灼。我跟所在锻炼单位的同志们对话时，他们显得非常沉寂，都用一双双仰慕的空洞的眼睛望着我，我每每说出话来，都变成了引不起任何回响的乏味的独白。”

“没错，我也被同类问题烦扰过。”王京东摩娑着自己的后脑勺。“我苦思冥想了好久，检查了自己向工农学习的思想态度和谦虚程度，发现都不存在什么问题。我没有想到是语言造成了信息交流系统的障碍。”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李扎西尔汗的眯缝眼中透出迷

惘的神色。

“改用白话。在日常生活中，摒弃书面语，改用口语交谈。”小林提出建议。

“对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众人一致附议，“我们立马就改。”

“就是嘛。”小林语气中透着股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的得意劲。“当年咱们的大师们费了多大劲才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让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再之乎者也地拗口，想骂人想夸人都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咱们政府呢，左一次文字改革右一次文字改革，把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去掉多余的笔划，恨不能只剩了偏旁，又顺应咱们眼睛左一个右一个横向分布的要求，把竖版改成横版，为的什么呀？你们说，为的什么呀？”

“我们太对不起国家了。”李扎西尔汗沉痛地说。“六七十年了，怎么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之乎者也是不用了，但是新添了外来语和长句式，难度似乎比古汉语还加大了许多呢。你们汉族，真复杂。”

“其实，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滞重、生涩。”王京东很伤心。“但是，这是当今的时尚啊！不这样，我们还哪有资格在社会科学界占有一锥立足之地呢？”

我果断地打断王京东：

“一种时尚的形或，并非仅是一两个人的兴风作浪，而是千百万人推波助澜的结果。所以，在座各位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有必要把被扭曲的风气再重新扭正过来。当务之急，是尽快打通跟当地人民思想感情交流的渠道，掀起一场白话运动。”

“我没问题。”博士说。“本来我就是劳动人民出身。我家三代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到了我这辈才祖坟冒了青烟，出了个读书人。俗语俚语歇后语口头语我全会，赵本山也得甘拜下

风。只不过这十几年憋在学校里没有个尽情渲泄的语境氛围。我随时都能返朴归真。”

“其他人哪？有什么问题没有？怎么说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糖中的一代，全是靠劳动人民辛勤的汗水养大的，不至于就忘本了吧？”

众人一致说：“没问题，没问题。就凭我们的智商，那么多次考试都挺过来了，再高的学位也敢拿到手，白话嘛，小事一桩。给我们几天时间复习复习，突击一下。”

“京东，你怎么样？”我不疑虑地问。“你出身比较高，说老百姓的话难度大点吧？”

“十年动乱时没事干，也净跟街上的孩子们野来着。再粗的话也听过，就是有时说不出口。”

“不要紧，慢慢适应。”我又转向李扎西尔汗。“你哪，小李子？”

“我使用什么白话好？”

“当然是汉族的。”

“越粗越好吗？”

“胡说，越通俗越好，越平白浅易越好。通过交流，最后要达到心贴心、肉连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

我站起身，挥了挥手：

“同志们，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吧！希望你们尽快进入角色。”

“是！保证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众人满怀信心地散去。

二

博士总以为他自己比我们这帮硕士高出点什么，经常没事找事儿，非得惹出些麻烦来才肯罢休。他本该跟讲师团一道下乡扶贫，正巧那会儿他老婆生孩子，他就死活赖着没走。但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所里要安排他出国进修，就因为缺少这一课，被院人事局给卡下来了。他这才得知利害，怏怏不快地跟着我们这一批人发配冀中农村。来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偷跑回京四次，好像只有他怀念妻儿。

如果他光是关在屋子里跟老婆缱绻缠绵柔肠寸断倒也罢了。他偏偏在研究生院里乱晃，挺粗壮的腰身，到哪儿都显眼。而且每次还都跑回所里去胡侃，就那么一幢大楼，谁都瞧见了。

这是一个既主张论资排辈又强烈渴望机会均等的单位。于是就有人愤愤不平，电话里质问人事局：你们逼我们所把该下放的人都赶尽撵绝，××所的××为什么仍在楼里出没？人事局长有些尴尬，做了一些搪塞性解释，然后一个长途打到下放总部，责成带队的伊腾处长严肃查处此事。

伊腾处长带着晴转多云的脸，坐着大“红旗”轿子，呼呼呼从另外一个县直扑过来。

倒退个十几二十年，大“红旗”可就像今天的“奔驰”一样身份显赫。虽然已时过境迁，多数车已遭淘汰，但还有个别的仍在岗位上鞠躬尽瘁，余威不减当年。尤其是在小县城里，谁也猜不透车主人的身份，那些“丰田”、“大众”、“吉普”、“手扶”都纷纷让路。院里把这种车派下乡供我们领队驱使，足见其用心良苦。

李扎西尔汗在县城东头那个检查站，向过往车辆收费。这一地段公路是本县人民自筹资金修建的，所以，私下里收点买路钱也属正常“创收”。

小李子没发育充分的身体裹在肥大的交警服里，屁股后边还挂了根电棍，一副非驴非马的打扮；镜片后边的一对小眼睛怯生生的叽哩轱辘不着边际的游移，不敢跟司机对视，一点没有占山为王的横劲。他的声带好像还没变完音，尖里尖气的，强吼着嗓子装腔作势：

“站住！哪部分的？”

“你是干啥子的？”司机斜楞着小李子。

“我……”小李子嗫嗫嚅嚅，舌头不大好使，回头求援似地寻找交通队的同伴。那个黑红脸膛的同事收完另一辆车的款，迈着方步走过来。

“他是干啥子的你还敢问？告诉你，他就是专门干你的。你哪个县的？再嘴欠别说我罚你。”

“是是是……”司机边掏钱边纳闷地瞟着一旁幸灾乐祸的小李子，感到非常困惑。

“李子，累了吧？进棚子里歇歇，忙乎一上午了，喝口水。”

“不好意思累。”小李子操着一口地道的少数民族汉语。

“李子，听说你是研究什么‘叔’的？”

“民俗。”

“你看俺们这哈儿有民俗没？”

“我不研究汉人。”

“那没用了。俺们县连一户少数民族都没有，有两户满族早在满清一灭就改汉族了。”

“没有关系。我研究自己。”

“派你们到俺们这哈儿来干什么？”

“向群众学习，锻炼思想。”

“行。学吧。练吧。俺这哈儿从来没有过大学生截道的呢。”

“报告队长，鬼子进村了。”小李子在电话里尖声尖气地喊。

“一共来了多少人？”我忙问。

“除了伊腾，还有司机阿健。”

“知道了。继续监视。”

“是。遵命。”

放下电话，我感到全身一阵紧张，头皮直发麻。以往伊腾都是在电话里布置工作，月底再将各县青年点组长召集到总部所在县，通通情况，汇报总结。今天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突然闯来，其中必有蹊跷。

我给凡有我们人在的单位都通了电话。告诉大家晚饭后一律不准到处走动，原地待命，最高指示正在途中。

电话刚放下，伊腾领队已经一脚跨进了门。跟办公室的人打过招呼，我把他让到隔壁临时给我间壁起来的宿舍。

“苏凡，博士回北京跟你请过假没有？”伊领队一开始就黑着脸。

是博士惹事了。我松了一口气，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他他妈的会跟我请假？什么时候他把我放在眼里过？不如借机会整他一回，让他总目中无人！

“没有。我不知道他回过北京。”

话一出口，我又有些后悔。都是离了娘的孩子，何必相互残杀呢？保护同志要紧。

于是我赶紧补上一句填补的话：“博士有严重的胃溃疡，需要不停的吃‘三九胃泰’。乡下医院没有这药。”

“据我们调查，两个月中他回北京四次，不是单位派的公差，也没经组长和领队批准，影响很坏。”

“是……这样？噢，这真是我的失职，平时对他关心不够，工作不够细致。”

“你准备怎样处理这件事？”领队投来征询的目光。

若是以为他真在征求我的意见，那可就太傻了。要征询也早在电话里征询了，何必还跑这么大老远。他那眼睛后面藏着的狡黠，早就被我一眼看穿了。人家领导这是考验我玩呢。

我也不含糊：“先找他本人对证，批评教育，依照他认错的态度进行处理。尽量做到杀一儆百，重点是杀鸡给猴看，提高革命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

“好。立刻召开全体会。”

“我马上去通知，顺便让食堂大师傅给炒俩好菜，晚饭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顿。真的，伊领导，别的县的饭您都吃过了，就没在我们这儿吃过，您可不能太偏心眼儿，净向着别人。”

“好好好，就这么办吧。”伊腾处长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

我又打了一圈儿电话，吩咐各人把吃饭的家伙都带上，路过小酒馆时每人再捎来一两个菜。我又特别叮嘱博士：你的罪行已经全部暴露了；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坦白从宽。而且你引狼入室，我们成了表现不好的青年点，领队说以蒺藜常来关心我们。谁再想逃跑超假不归之类的都已不大可能。博士你说，你净顾自己享乐，你对得起我们这些拴在一个藤上的苦瓜吗？

博士在电话里还大大咧咧地满不在乎，大着嗓门嚷：“苏凡你放心，待会儿我去跟伊领队讲清楚。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大家伙儿。我理由充分，看他伊腾能奈我何。”

“那好，我们拭目以待。”我就知道说多了也没用。要不广告